



神州怪侠

中

红粉女侠顶小芸

中原农民出版社

唐中书

内 容 提 要

时年江湖盛传一首歌谣：“人皮双煞虎皮裙，七剑三魔一暴君，红粉霸王乌指女，销魂鬼域是氍毹”意指当世武林十七名绝顶高手并足鼎立，平分天下的局面。

邪派魔道氍毹教为一统江湖，独霸天下，率先发难，结党纳帮，喋血武林。于是相安无虞的太平世界杀孽顿生，天下大乱，人人自危。

粉黛红颜，娇蛮妒世的红粉霸王项小芸意气难平，为荡魔平乱，铲奸锄恶，险走江湖，与各派仁人志士联手相援同氍毹教等邪恶势力展开了旷古持久的生死大搏杀……其间为深入魔穴地巧与周旋，女扮男装，被淫邪女魔痴情缠绕，啼笑皆非，也为如意郎君不解风情，春心暗许，蛾眉难舒。几番曲折，几多磨难，经过艰苦卓绝的争斗，最后平定了江湖。

该书场面恢宏壮阔，情节香浓艳丽，武打精采绝伦，但更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意旨深远，托事咏怀，已趋化境，读者不妨细细把玩品味。

第十一章 酒糟扁鹊

前文曾经交代，这“秘室中的密室”，本是那位性情古怪的当代神医“酒糟扁鹊”庄七先生所居，如今这蒙面人忽然闯入，庄七先生便皱眉问道：“尊驾何人？赫连匡主服我灵方之后，不是业已病势稍减轻了么，他怎会又出花样？”

也难怪庄七先生如此问法，因为在他想来，这蒙面人必是“氤氲教主”赫连匡的手下！

谁知他语音才了，蒙面人竟压低语哑声道：“七先生请莫要误会，我是来救你的，快随我走！”

换了旁人，定必欣然色喜，但庄七先生却摇头说道：“不行，尊驾若不把来历姓名相告，并取下罩头黑巾，揭露本来面目，我便不和你走！”

这种答话，委实出于蒙面人的意料之外，略一沉吟，伸手入怀，取出一件东西，递向庄七先生，低声笑道：“七先生不必多问，你看了这件东西，便知道在下是何来历？”

庄七先生低头一看，见蒙面人掌中所托，是粒大如龙眼的黄色小珠，珠吐半透明形状，其中还有层层氤氲，似在不停流转！

他因一时看不透黄色小珠来历，正在寻思之际，“波”地一声轻响，那颗小珠，业已自行爆破，散成一片黄色香雾！

蒙面人内劲暗吐，掌心往上一扬，那片黄色香雾，便向庄七先生的头面罩去！

这种变化，太以出人意料，庄七先生猝不及防之下，鼻端中微嗅异香，立告神昏晕倒！

蒙面人狞笑几声，解下带在腰间的一块巨大黑布，把庄七先生匆匆包好，携出“氤氲秘室”！

他临行之行，不知是故意如此，抑或有所疏忽，竟未把壁间的“秘门”归还原状。

出得“氤氲秘室”，略一转折，便有辆篷车，早就准备停当。

蒙面人将庄七先生放在篷车中，自己跨上车辕，便即挥鞭策马，驰向“销魂堡”外！

当然，他的路径极熟，不曾细由恶斗方酣，热闹异常的“氤氲大殿”殿前，而是绕走僻静无人之处！

何况，他此时已把蒙面黑布去掉，神气活现地坐在车前，路经一两处桩卡，或遇上“氤氲教”下弟子之际，那些桩卡弟子，竟还向他躬身施礼。

这人把马车驰出“销魂堡”，行约六七里后，便将庄七先生抱下，弃于路旁小林之中，并取些白色药粉，替他抹在鼻间，然后策马驰车，转回堡内！

他回到“销魂堡”内之际，“东剑”钟强与“乌指女”卫红绡的那场恶斗，尚未斗完，但一转眼间，却斗得天翻地覆！

原来，钟强因卫红绡首先出手，又是年轻女流，不好意思在第一阵上，便施展自己的拿手剑术，故而他们两人，是以徒手相搏，不是用兵刃交锋！

这样一来，卫红绡却占了便宜，因为她的“玄风”功力，独步江湖，才获得“乌指女”之号，列名一流高手！

起先五十回合左右，双方招术精奇

斗到一百回合之际，卫红绡似乎微落下风？

但就在钟强心中暗喜，认为可以先胜一阵之时，卫红绡娇叱一声，目中精芒电射，十根纤纤玉指的第一节指尖，均自渐吐红色！

钟强发现此事，方自大吃一惊，卫红绡的尖尖十指，业已由雪白而淡红，而深红，而深紫，终于变成了乌黑色泽！

指色一吐乌黑，丝丝寒劲阴风，便不断从卫红绡的指尖发出，隐挟着一种淡淡腥味！钟强自然识货，知道这是最难炼而最险毒的“玄指”，决不能让对方点中！

故而，他也双臂一振，使全身骨节，一阵连响，运足内蒙真气，弥布周身，护住所有大穴！

眼看双方即将猛下煞手各出全力地，一拼胜负之际，惊人怪事忽生！

轰！轰！轰！

这是三声爆炸，跟着便有三处浓烟高腾，火光大作！

“销魂堡”向被武林人物视如鬼域，安宁无事！

今夜不仅有“东剑”钟强闯进堡中，并又连生爆炸，怎不令“氤氲教主”赫连匡，为之恼怒欲绝！

尤其他闪目一看，看出那三处浓烟火光的所在，居然全是“销魂堡”中的机密要地！

第一处，便是自己所居的“氤氲秘室”！

第二处，是“销魂堡”中“粮仓”！

第三处，是堆积金银珠宝的“金库”！

根据这纵火情形，来人不仅轻易进入“销魂堡”，并对堡中情况，了如指掌，才处处击中要害！

赫连匡急怒交进，一面吩咐手下赶紧分头救火，一面止住“乌指女”卫红绡，向钟强叫道：“钟大侠，有人来我‘销魂堡’中，

搅乱，我们且把这场赌斗略为延后如何？”

钟强此时已知自己在三阵之中胜一阵都颇艰难，自然也愿意有些时间，可作充分准备，遂毫不迟疑地点头答道：“钟强向不愿乘人于危，关于顺延赌约一事，敬遵台命，请教主指定一个时日便了！”

赫连匡道：“九月十五如何？”

钟强应声答道：“好，但有一事，教主不可疏忽！”

常言道：“光棍一点便透”，赫连匡何等江湖经验？自然听得懂铁蛋的语中含意，向钟少强看了一眼，点头笑道：“钟大侠放心，从如今开始，直到九月十五，我们间所订赌约，未赌出结果之前，我决不让令郎钟少侠，离开‘销魂堡’中半步！”

说到此处，双方业已交代完毕，钟强自然不肯再作勾留，只对钟少强怒视几眼，便即向赫连匡抱拳告别。

赫连匡虽在堡内多事之际，仍不肯失礼贻讥，遂向夏侯彬扬眉叫道：“夏侯二弟，你代我送钟大侠，我要去察看是哪个吃了熊心豹胆，敢来‘销魂堡’中撒野！”

夏侯彬躬身领命，把“东剑”钟强，送出“销魂堡”，刚刚礼别回身，已有教中弟子前来传谕禀道：“奉教主谕，请副教主到‘氤氲殿’中议事！”

夏侯彬从脸上闪现一丝狞厉得意微笑，双眉速轩，立即赶往“氤氲殿”中，只见赫连匡正自怒发如狂，吼哮不已！

赫连匡见夏侯彬来到，拍案叫道：“夏侯二弟，你看这像话么？‘粮仓’和‘氤氲秘室’，整个烧光，无法抢救，‘金库’也只救下一半！”

夏侯彬是做作好手，“哎呀”一声叫道：“这可不好，‘金库’损失一半还在其次，‘粮仓’既整个被焚，我们便须立刻采办补充……”

话犹未了，赫连匡接口说道：“还有一件更令人头痛之事，就是那位刚刚替我把痼疾诊治得略有起色的‘酒糟扁鹊’庄七先生，也突然失去踪迹！”

夏侯彬皱眉说道：“庄七是否在‘氲氲密室’之中，惨被活活烧死？”

赫连匡摇头说道：“我已细察火场，其中并无遗骨！”

庄老七逃掉了么？难道放火之事，竟是这厮干的？

赫连匡“哼”了一声，冷然说道：“夏侯二弟，你在昔极为精明，今日怎么这样懵懂？火焚‘氲氲密室’一事，或可疑是庄老七所为，但他却如何知道‘销魂堡’的‘粮仓’‘金库’所在？”

夏侯彬见赫连匡脸色不对，遂抢占先机，扬眉叫道：“教主委实高明，如今我也觉得‘粮仓’和‘金库’所在，外人难知，莫非‘销魂堡’中，竟出了内贼？”

赫连匡看他一眼，点头说道：“夏侯二弟，你这才是英雄之见！”

夏侯彬赔笑问道：“教主高瞻远瞩，你心目中是否发觉有甚可疑之人？或可疑之事？”

赫连匡冷然答道：“有，此人在我‘氲氲教’内，职位不低！”

常言道得好：“为人不作亏心事，不怕三更鬼叫门”，如今夏侯彬便因作了亏心之事，故而听了赫连匡所说“职位不低”四字，便觉心中一震，忙自勉强镇定，赔笑问道：“此人是谁？教主说将出来，夏侯彬把他碎尸万段！”

赫连匡摇摇头说道：“他罪行尚未证实，只是极为可疑，我拓算好好审问审问，查出他还有什么同谋人物？”

夏侯彬听出赫连匡所疑之人，并非自己，方始略放宽心，赫连匡继续说道：“本来副总巡察‘白眉吊客’凌瑞，在卫红绡姑娘与‘东剑’钟强互相动手之时，曾经独自驱车出堡，车篷密盖，行迹极为可疑。”

夏侯彬知道自己这名心腹，落了嫌疑，不禁双眉深蹙，冷“哼”一声，目闪精芒道：“凌瑞纵令有事出堡，也不必驾车，此举着实可疑，应该把他传来，严加盘问。”

他说到此处，目注自己另一心腹、“金凤堂”堂主“金刀毒羽”白飘天，低声叫道：“白堂主，请你亲自去把总巡查‘白眉吊客’凌瑞传至‘氤氲大殿’，就说副教主邀宴，凡各堂堂主，既副总巡查以上职位人物，一律参加便了。”

白飘天何等机警，一听便知夏侯彬用意所在，遂躬身领命，退出“氤氲殿”外。

未到片刻，白飘天仓皇转回，向赫连匡、夏侯彬二人扬眉叫道：“启禀教主，副教主，本教副总巡查‘白眉吊客’凌瑞，已在属下未到之前，畏罪自杀，服毒而死。”

夏侯彬知道白飘天机警异常，业已体会出自己意思，把事办妥，不禁心中高兴，表面上则愤然叫道：“这厮……”

“这厮”二字才出，赫连匡便冷笑一声，目注卫红绡，扬眉说道：“白眉吊客凌瑞虽落嫌疑，罪行尚未证实，他在本教担任副总巡查有年，纵无功劳，也多勋绩，如今既服毒自尽，你且代表一祭，并把凌瑞后事，仔仔细细地妥为安排便了。”

夏侯彬何等聪明，一听赫连匡这些话，便知他是取瑟而歌，意在言外。

明面上，他是度量宽宏，嘱咐卫红绡替“白眉吊客”凌瑞，妥为料理后事，实际上，却是动了疑心，命卫红绡仔细检查遗体，看看凌瑞究竟怎样死去？

夏侯彬猜出原因，不免心中忐忑不安，生恐白飘天留下什么破绽，遂向这位“金凤堂主”，看了一眼。

白飘天体会出夏侯彬在这一瞥询问眼色中所含意义，便白不着痕迹地摇了摇头，对赫连匡抱拳笑道：“教主真是厚德深仁，泽

及泉下，委实令我白飘天佩服万分。”

这两句话儿，听来极为简单，但却从神色从容中。

向夏侯彬暗示，告诉他尽管放心，自己处理得极为干净，不会留下破绽。

果然，卫红绡去了片刻，转回“氤氲殿”时，向赫连匡微笑道：“请教主莫再关心，凌副总巡查的后事，业已力理完毕，无甚不妥之处。”

赫连匡“嗯”了一声，目注夏侯彬，苦笑说道：“夏侯二弟，如今那‘酒糟扁鹊’庄七先生业已逃去，对于我的病，却是怎样……”

夏侯彬把这件事，引为自己暗制赫连匡死命的得意杰作，但脸上却仍装出一副忧虑神色，接口说道：“教主所患隐疾，委实非庄七先生莫治，好在他曾被教主以独门手法，点过暗穴，只消疾行廿日，必然逆血攻心……”

赫连匡点头道：“就怕他不知厉害，身遭惨死，否则搜遍天涯，寻遍海角，我也要把这庄老七再度据来，替我继续治病。”

夏侯彬微笑说道：“庄老七先生既是当代神医，必对其本身的气血流行状况，具有比一般人敏锐的特殊感应能力，哪里会不知厉害，致罗惨祸之理。”

话方至此，忽有值役弟子，拿着一张名帖，走进殿中躬身报道：“启禀教主，有人在‘销魂堡’的正门以外投帖请见。”

赫连匡双眉一挑，狞笑说道：“妙极，妙极，以前一般江湖人，都把‘销魂堡’当作武林禁地，谁也不敢擅越雷池，如今居然变故迭生，风波连起，好，把名帖拿来我看，倒要看看此人是什么三眼杨，八臂哪吒。”

值夜的弟子闻言，抢前几步，捧上名帖，赫连匡接过一看，不禁大感意外，愕然瞠目。

原来这份拜帖，只有八个字儿，笔势飞舞，铁笔银钩地写着：“酒糟扁鹊庄老七拜！”

夏侯彬因系坐在旁边，并非与赫连匡并坐一处，以致看不见帖上所书，到底是何字迹。

但他仍可从赫连匡的脸上之上，猜出来人不凡，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一流好手？

就在夏侯彬暗加猜测之时，赫连匡便把手中名帖递过，苦笑叫道：“夏侯二弟，你且看看名帖，天下会有这种事么？”

夏侯彬接帖一看，自然分外惊奇，向那值役弟子扬眉问道：“来者是单独一人，还是尚有同当？”

值役弟子答道：“并无同当；只是一人。”

夏侯彬站起身，向赫连匡一抱双拳，躬身道：“教主，由小弟代表你去，把这庄七先生接来‘氤氲大殿’好么？”

赫连匡始终将适才的“白眉吊客”凌瑞之死，未能全释怀疑，如今怎肯再蹈覆辙，遂摇了摇头，冷然说道：“你们都不必去，由我单独接客。”

夏侯彬闻言，自然只好默默坐下，但心中却颇为不安地忐忑乱跳。

因为那位“白眉吊客”凌瑞，是夏侯彬心腹，此次乘乱放走“酒糟扁鹊”庄七先生，也是出于夏侯彬的授意。

如今，夏侯彬不是担忧旁的事儿，只是忧虑不知“白眉吊客”凌瑞，曾否在庄七先生面前，暴露了身份，以及庄七先生会不会把逃出“销魂堡”的经过，向赫连匡详细叙述。

“氤氲大殿”之中，卫红绡、宇文珊等，只是颇为奇怪，夏侯彬、白飘天等，则在奇怪以外，还要加上几分惊急。

“氤氲教主”赫连匡在说了那句“由我单独接客”之说以后，便飘身出殿而去。

赫连匡到了“销魂堡”的正门以外，果看见那“酒糟扁鹊”庄七先生，傲骨嶙峋，岩然独立。

庄七先生一见赫连匡亲自出迎，便怪笑叫道：“教主爷怎么纡尊降贵，亲自来迎，你大概在接得名帖以后，不相信庄老七会嫌这些日子的阶下囚，当得还不过瘾，竟再度自投罗网？”

赫连匡委实摸不透对方来意，只好摇头笑道：“七先生，你说错了，这些日来，虽请你屈驾‘销魂堡’内，却只为‘座上客’，决非‘阶下囚’呢？”

庄七先生笑道：“座上客也好，阶下囚也好，我们有甚话说，且到堡中再说。”

赫连匡因氤氲“密室”，既“粮仓”等紧要所在接连起火，已知“销魂堡”内，确有心生叛乱之人，颇想利用庄七先生说话之际，冷眼旁观，察看手下群雄的神色变化，遂表示同意，点头笑道：“好，我们到‘氤氲殿’中一叙，七先生请。”

庄七毫不客气，大步而行，与赫连匡双双进入“销魂堡”，到了“氤氲殿”内。

这时，夏侯彬因党事态严重，业已乘赫连匡外出迎客之时，嘱咐“金刀毒羽”白飘天，暗把自己所结心腹，悄悄调集在“氤氲大殿”内外。

他本是企图目前保存实力，等赫连匡与江湖群侠力量对消以后，他年东山再起的长远打算，但如今情况突变，遂也不得不作孤注一掷的万一打算。

夏侯彬决定若是“白眉吊客”凌瑞，在“酒糟扁鹊”庄七先生面前露出重大破绽，便制敌机先，擒前发难，否则，便仍旧采取“驱虎吞狼”的稳健上策。

就在夏侯彬悄悄安排，尚未完全妥当之际，赫连天业已把庄七先生迎进“氤氲大殿”。

夏侯彬偷看赫连匡脸色，觉得尚无异状，遂心中略安，从容起立，但已戒意颇深。

宾主落座以后，庄七先生首先向赫连匡怪笑问道：“赫连教主，你知不知道我庄老七为何再来‘销魂堡’，自入罗网？”

赫连匡摇头答道：“我在猜测七先生这次如何再进‘销魂堡’的问题之前，却想先知道七先生是怎样出得‘销魂堡’？”

夏侯彬闻言，也自注意聆听，因为庄七先生之如何答话，对于他的关系太大。

庄七先生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却只能说出前半段……”

赫连匡略感惊奇，接口问道：“七先生为何只肯说出前半段，而吝于见告后半段呢？”

庄七先生苦笑说：“因为后半段的经过如何，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说完，遂把自己怎样见一蒙面人，进入“氤氲密室”，把自己昏迷之事，讲说了一遍。

夏侯彬听得心中一宽，知道“白眉吊客”凌瑞除了驱车出堡，引人起疑之外，并无其他嫌疑，如今既被“金刀毒羽”白飘天杀之灭口，业已不虞败露，根本用不着发动埋伏，与赫连匡、卫红绡等人，做甚孤注一掷？

赫连匡在听完庄老七先生所说之后，略一沉吟，目注夏侯彬，皱眉叫道：“夏侯二弟，这事好怪？”

夏侯彬赔笑说道：“教主有何高见？”

赫连匡说：“如今‘氤氲密室’业已成为瓦砾之场，七先生定是火起以前，被那蒙面人使这昏迷救走。”

夏侯彬点头答道：“这是当然之理。”

赫连匡冷笑说道：“仅仅‘当然’二字不够，我们必须设法从

各种‘当然’资料之内，推求出‘所以然’来。”

夏侯彬发现赫连匡的说话语气，脸上神情，仿佛充满自信，不禁又有点提心吊胆起来，贯注全神地注意一切变化。

赫连匡从嘴角掀起一丝比哭还难看森冷笑容，缓缓说道：“一来那时正值我们与‘东剑’钟强闹得不可开交，‘氤氲秘室’中，无人照料，二来此人行事之际，是身穿宽袍，头罩黑巾。”

夏侯彬装出一副矍然神色，接口说道：“照这两点看来，此人果是内奸，否则不易如此凑巧地，把握时机，并怕人认出他的本来面目。”

赫连匡冷笑说道：“还有更重要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第三点是那‘氤氲秘室’未被焚毁之前，不仅室中密布厉害机关，触者必死，还设有‘九宫警铃’，来人倘若不按那种‘倒游八卦’的步法行走，警铃之声，立将大振，第四点是此人迷昏七先生后，居然能轻易劫往‘销魂堡’外，而告毫无所阻。”

夏侯彬觉此时只有把一切嫌疑，都推在已被“金刀毒羽”白飘天杀死的“白眉吊客”凌瑞身上，才是上策，遂“呀”了一声叫道：“这就不错的了，难怪那‘白眉吊客’凌瑞，一闻教主传呼，便自畏罪服毒，他曾在火起之前，驾车出堡，定是把庄七先生，藏在车上，再以他‘副总巡查’身分，加以掩护，方能畅行无阻，不受桩卡盘问……”

话方至此，赫连匡突然狂笑慑人地摆手叫道：“夏侯二弟，你错了，我所谓的‘内奸’，为数甚众，不只是‘白眉吊客’凌瑞一人。”

夏侯彬暗吃一惊，却故意就势装出一副愕然神色，瞠目不语。

赫连匡冷笑说道：“因为凌瑞驱车出堡以后，火势方起，显然非他所放，而‘氤氲秘室’、‘粮仓’、‘金库’等三处同时着火，又决不是一两人所为。”

夏侯彬表示佩服地点头说道：“教主神目如电，无微弗瞩。”

赫连匡继续说道：“尤其那‘白眉吊客’凌瑞，虽然身为‘氩氩教’副总巡查，却从未进过‘氩氩密室’，他怎会熟悉室内的机关，而把庄七先生轻易弄走。”

夏侯彬心头微跳，知道这确是自己万密一疏中所留的唯一破绽。

但心中虽在耽忧，表面上却不得佯作关切地向赫连匡皱眉问道：“教主记不记得曾经进过‘氩氩密室’，并熟悉室中机关布罗的共有几人。”

赫连匡狞笑答道：“我记得，有这等资格之人并不多，除你我之外，只有‘乌指女’卫红绡，‘小迷楼主人’宇文珊，三位护法，内三堂堂主，及‘总巡查’‘冷面阎君’郭白杨等。”

夏侯彬眉头皱得更紧，目光厉芒说道：“这样说来，在这些人物之中，必然另有奸细。”

赫连匡点头说道：“可以这样说，但这是‘氩氩’的家丑，不必当着庄七先生，再作宣扬……”

语音至此略顿，转过面来，向庄七先生抱拳苦笑道：“多谢庄七先生见告各情，但赫连匡却仍猜不透七先生为何去而复还，仍请……”

庄七先生一阵呵呵大笑，截断了赫连匡的话头，接口扬眉说道：“这理由极为简单，因为教主既已成为我的病人，庄老七便不能不尽我的医生职责。”

赫连匡恍然笑道：“原来七先生再入‘销魂堡’之故，是要把我的病儿治好。”

庄七先生笑道：“只要庄老七肯加疗治，我指下便决无不着手回春之人，倘若教主贵疾，竟不得痊，岂不把我这块‘酒糟扁鹊’的招牌砸掉。”

赫连匡含笑说道：“既然如此，又屈尊庄七先生在我这‘销魂堡’中，勾留一段时间了。”

庄七先生摇头说道：“不必勾留，我替你开张药方以后，马上就走，因为你只消照方服药，三日后必愈。”

赫连匡愕然问道：“七先生不是说每日都要换上一张药方的么？”

庄七先生笑道：“不必换什药方，那只是向我那些敝同行，江湖郎中门，所学习来的一种噱头而已。”

赫连匡皱眉说道：“原来像七先生这等盖代神医，也会摆些噱头？”

庄七先生失笑说道：“但我的噱头，与江湖郎中的噱头不同，他们只会骗钱，不会治病，我却仍在替你治病，只不过使你进展稍慢，病情日轻，不是立即痊愈。”

赫连匡扬眉问道：“七先生要摆这种噱头，必有相当用意。”

当然，我有双重用意，第一点是为了你并非以礼延医，而是恃强据迫，我在当世武林中，也算小有声名，怎甘受此屈辱，自想设法脱身，或等友好来救，故而必须把诊治时日，心理拖长，才容易获得机会。”

赫连匡抱拳一揖，含笑说道：“七先生，赫连匡向你赔罪，但我要声明，决非恃强据迫，只不过怕庄七先生不肯……”

庄七先生摇手笑道：“教主错了，医家无分畛域，皆抱同，只要你对于我的医道深具信心，我决无吝技之理。”

赫连匡笑道：“七先生第二点原因，又有什么？”

庄七先生舐舐嘴唇，怪笑说道：“第二点的原因，是想解饶，我每日替你换张药方，你每日便会请我喝上一顿好酒。”

赫连匡哈哈大笑说道：“七先生把我赫连匡看得太吝啬了……”

说到这里，目光微注，见庄七先生面前，只放了一盏香茗，遂侧顾侍者轩眉叫道：“快拿酒来，七先生是今之刘伶，非酒不欢，‘氤氲教’虽然‘粮仓’‘金库’双双被焚，但以酒待客，总还供应得起。”

庄七先生一杯在手，越发谈笑风生，扬眉叫道：“赫连教主，我以前要你尽慢痊愈，共有两点原因，如今要你尽快痊愈，却又有三点原因。”

赫连匡笑道：“七先生请讲，赫连匡愿闻其详。”

庄七先生举杯就唇，一饮而尽，伸出左手食指，向赫连匡怪笑道：“第一点原因，是我已离开‘销魂堡’此次重来，不是被迫，而是出于自愿，自然要显显我‘酒糟扁鹊’庄老七的本领，何况你赫连教主不论属邪属正，总算一代人豪，在我替你开完药方以后，大概不会再放心不下，把我继续禁扣？”

赫连匡连连摇手地，大笑说道：“不会，不会，保证不会，我不单不会对七先生有所不敬，并将恭身重谢，亲自把你送出销……”

庄七先生不等赫连匡话完，便即摇头笑道：“不必，不必，不劳教主相送，少时自有我的友好，前来接我。”

赫连匡一愕问道：“有人来接，令友是谁？”

庄七先生笑而不答地，伸出两根手指，说道：“第二点原因，是我觉得贵教这‘销魂堡’中，有了内叛之徒，教主外御强敌，内察险人，必须全力应付，不宜再有恶疾缠身；庄老七受你供养甚久，彼此总有了点香火因缘，我遂愿尽我所能，使赫连教主在公平状况之下，应付一切事务。”

赫连匡听得好生感激，举杯叫道：“七先生，赫连匡极感盛情，无以为谢，我且敬你一杯。”

庄七先生举杯饮尽，含笑叫道：“赫连教主，话已讲完，拿纸

笔来，我要开药方了。”

赫连匡诧声问道：“七先生，你的三点原因才只说了两点。”

庄七先生笑道：“因为倘若说出三点原因，会使赫连教主不大高兴，故而我觉得无妨省略，不说也罢。”

赫连匡目光电闪，含笑道：“七先生尽管请讲，赫连匡诚如尊言，总算一代人豪，在气量方面，还不至于过于狭窄。”

庄七先生点头笑道：“教主既有雅量，我就直说，我有位朋友，久慕‘氤氲教’威望，及赫连教主盛名，要想闯闯‘销魂堡’和你们斗上一斗。”

赫连匡果然不以为意地哈哈大笑说：“四海八荒中的武林人物，想闯‘销魂堡’者极多，令友有此雄心，尽管请来，赫连匡看在七先生的金面之上，定会给他留些香火情分就是。”

说到这里，语音忽顿，双眉微蹙，想了一想又道：“七先生，我有点不明白了，令友欲斗‘氤氲教’之事，难道与你要使我病势速愈的第三点原因，也有关系。”

庄七先生点头笑道：“当然大有关系，我那朋友听得教主患病，便催我赶快替你治愈，以期不影响他的生平夙愿。”

赫连匡愕然问道：“此话怎讲？”

庄七先生怪笑答道：“一来，我那位朋友是顶天立地人物，不愿意欺负带病之人，二来，他认为倘若赫连教主有病缠身，所使他‘销魂堡’之行，打得不太过瘾。”

赫连匡失笑说道：“令友真是妙人，却也太小看‘氤氲教’了，赫连匡这‘销魂堡’内，虽然不敢说是猛将如云，但若来上三五位当代武林的一流好手，恐怕也并不容易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要来便来，要去便去。”

卫红绡坐在一旁，也忍不住扬眉问道：“庄七先生，你这位好友，到底是谁？”